

喜报传到草原上

郭 登 夫 等 著

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“水”、“運輸員”、“西官厅战斗一日”、“喜报传到草原上”和“新年献礼”等五篇战斗故事。

这些故事，从不同的方面，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們，用鮮血和意志，創造出惊心动魄的奇迹。

喜报传到草原上

郭鲁大等著 肖林等插画

封面設計：趙炳梅

※

通俗文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前門外大街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75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※

总号（文）0243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2 3/16 插页2 字数30,000

1967年6月第一版 1967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800

統一書号：T10023·221

定价：(5) 二角

目 录

水	郭 樹 文 (2)
運輸員	傅 長 礼 (12)
西官厅战斗一日	湯 祖 臻 (24)
喜报傳到草原上	郭 魯 夫 (34)
新年献礼	張 覺 (50)

水

郭振文

上甘岭战斗的第十天——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我五三七点七的“一号”表面陣地上的守备部队，在杀伤了大量敌人以后，轉到地下坑道里坚持战斗。

坑道残酷的战斗，在激烈地持續着。

敌人在山頂上用机枪封鎖我坑道口，还不时地向坑道口投炸藥包、丢鉄絲网、放毒、縱火，想用各种毒辣的手段，摧毀我們的坑道。

我們英雄的战士們，不仅打败了敌人这些恶毒的进攻，保卫住了坑道，而且在适当时机，趁我們强烈的炮火一轟，便冲出坑道，消灭陣地表面的敌人。

連日苦战，我們堅守坑道的困难也日漸增大了；尤其是缺水，致命的干渴威胁着每一个人。在这条坑道指揮战斗的营长和連长們，都干哑着嗓子，說不出話来了。战士們大張着嘴，吸着气。每个人的目光都直楞楞的，舌头轉动一下都很困难。至于那些伤员們，就更令人感动，他們一声不响，忍受着难熬的痛苦，有的狠狠用手攥抓胸口，象要把肚子里的一团火抓出来。步行机員暈倒了，醒过来又沙哑着嗓子向后方联络，后来，他实在叫不出声来了，就隔一会对着送話器吹一吹气，告訴后方我們將斗争到底。整个坑道象一架燒火

的大蒸籠，每個人都想吸一口新鮮清涼的空氣，足足地喝一頓飽水，就算眼前最大的幸福了。

傷員中，有一個腹部負傷的突然叫起來：“水！水！”他的嘴一張一張的，神智已經昏迷了。

“同志，要水嗎？首長們正着急想办法哩！”連部小通信員胡照春一听傷員喊水，比砸兩拳頭還疼，他赶忙跑去安慰他。

傷員被他一問，清醒了些，慌忙答道：“不！不！”他微微思索了下，臉上顯出慚愧的神色，他看着蹲在他面前的胡照春，意識到剛才昏迷時要水了，於是，他搖搖頭，堅定地說：

“同志，我不渴！”

胡照春深深的感動了，他扭過頭來，抹了抹眼淚，心想：“這些傷員們多好，他知道沒水，嚕，會叫大家更擔心自己。”能叫戰友們活活的渴死嗎？不能！堅決的不能！

營長認為，水是目前堅持坑道鬥爭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。因此，他曾幾次推開連長們的阻攔，想親自去找水，以解除這個損害整個坑道戰鬥力的威脅。因他是坑道之“長”，大家沒有答應他。

小通信員胡照春看見營長這個樣子，真是着急，心想說什麼也不能託他去啊！戰士們隨時要保卫坑道口，抽一個人就要減少一份戰鬥力量，是啊！不能動他們，我太最合適。對！不能等啦。他去找連長：

“連長，我去找水！”

“你？到哪里？”

“你忘啦？出发时咱家里还剩着半缸水，我把它挑来！”
說毕，就想往外走。

連长看着他那副天真的神情，搖了搖頭：“不行，不那末容易，敌人封鎖得厉害，另想别的办法吧！”

胡照春一心找水，沒想到这个，他見不叫去，嘴一噘，不吭声了，直揉衣角。

这时，坑道里傳來营长嘶哑的声音：“喂！‘上海’（坑道代号）有水！好！好极啦！簡直是好极啦！”

营长从早晨就用报話机向四下联络，到处找水，現在真的把水找着了，“上海”号坑道发现水泉，教导員正帶着一支部队守在那里。这下胡照春可乐坏了，他紧紧地扯着連长的手：“你听見嗎？听見嗎？有水，营长說的！”“水”这个字象比他这条命还重要。

下午，經過考虑，胡照春终于被批准去背水了，与他作伴的有七連通信員李郁文和另一个战士。坑道里的全体人員，都无限感激地望着他們，爭先把水壶递过去。一个个子魁壯的伤员，告訴了他們去“上海”号坑道的道路，还说半路上有一个坍了半边的但仍能隱蔽身体的碉堡，可以在里面喘喘气。最后，营长过来對他們說：“大家都盼着你們：光荣的出去，胜利的回来。”营长稍一停頓，又用亲切的目光看了他們一眼，說：“这个任务艰巨啊！要机警，不过别怕，我組織火力掩护你們。”

营长热情的鼓励，使胡照春更加不安，他恨不得插翅飞

出去，馬上把水弄回來，解除战友們的痛苦。胡照春不安的一次又一次地爬到坑道口往外探望，天老是亮着。營長十分懂得他們的心思，連連制止他們說：“別急，別急，等到天黑，等到天黑。”營長雖然向他們解釋，但他也急得不住的看表。

傍黑，他們被允許出發了。胡照春捆緊攜帶的水壺，興奮的就要往外跳，連長一把抓住他：“慢點，慢點！”

連長知道，這個“一號”坑道頂上整天价緊着敵人，他們臥在機槍後頭，不錯眼珠的瞄着坑道口，手裡還掂着大個炸藥包，一有响動，就隨時投擲下來，他們連一分鐘的空隙也不給我們留，通過這兒就等於通過一道生死的“關卡”，能隨便出去嗎？絕對不能。

連長叫人向坑道口外投出一個裝着石土的麻包，果然，敵人警戒很嚴，立即投下幾一包炸藥，轟起的烟塵罩住坑道口和口外的一片空地。當胡照春猜透連長這個“巧計”以後，就听背後發出一聲“走”的命令；他們身形一閃，就出了坑道口，鑽進烟幕。

他們離開坑道十多步時，有三個敵人看見他們，猛撲過來。剛才的冒失，險些犧牲，連長的機智，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他意識到在敵人面前必須機智，這一瞬間，胡照春機靈的朝敵人投出一顆手榴彈，然後向李郁文和那個戰士做了個手勢，就順着山坡一溜烟塵地滾下去。

這時，“一號”和“上海”號表面陣地上的敵人，也一齊用機槍掃射，就象大點的暴雨，追趕着他們。敵人的槍聲象向

他們实行包圍，他們无法前進了，便一齐避入那个塌了半边的地堡里。

这个地堡挖入地下二尺來深，頂上复有一层泥土，倒也防住子彈。我們“一号”坑道里的机枪也时而叫几声，使敌人不敢到他們隐蔽的这个地堡里來。

他們在里面喘息着，干渴的要死。他們恶梦一样的回忆着剛才那一段艰险的经历，望着滾下来时的那一段路出神。他娘的，一个地方发现我們，四面都來配合，剛才是怎么过来的呢，真不容易啊！胡照春发现左肋下一个水壶，被子彈打穿了。他心想：你打不死我，我就得把水背回来，营长，連长，伤员們，战友們都等着哪！三个人都共同設想着如何去完成这次任务。

天更黑了，他們又开始往“上海”号坑道爬行。爬得不远，就听到敌人用生硬的中国話喊着“投降，投降”，胡照春小声的罵着：“娘的，你等着死吧！”

这时，“上海”号坑道里也射出一串子彈，掩护他們。原来营长和教导員早用报話机联系好了。

当他們进入“上海”号坑道的时候，多少个亲切的战友圍过来問长問短；教导員赶忙解下他們背揹的水壶，教別人去灌水。

一个战士递过来三壶又清又涼的泉水，先要他們解渴。胡照春将水壶送到嘴边，当他触着那干裂的嘴唇时，一下子楞住了。他想起“一号”坑道里的战友們，都在等着一口水，这满满的一壶可以救活多少同志啊！他舍不得喝，李郁文他

們兩人也沒舍得喝。他們慢慢的把水壺的蓋子塞緊，然後背在身上。

教導員看着他們三人難過的表情，便猜透了八分。為了不使他們推直，他故意笑瞇瞇的用一種輕快的語調說：

“小鬼們，喝吧！這兒的水池象大海一樣，你們能背多少給多少，這裡的同志們可一點也不小氣啊！”

當胡照春去取水壺的時候，他才察覺原來這兒的水也少得可憐，是從石縫里一滴滴接存的。只是他們節約，給“一號”坑道的戰友們留着。

晚上八點鐘，教導員叫過他們親切地囑咐說：

“小鬼們，現在走吧，我叫機槍組掩護你們，剛才我用步行機告訴營長接你們了。沉着氣，我在坑道口上看着你們。”

頓時，他們覺得勇氣百倍，好象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可怕。

在坑道口上，胡照春要他們塞緊水壺的蓋子，便叫李郁文先爬出去，等他的影子看不見了，他又叫那個戰士爬。他想方一前頭的同志暴露了目標，敵人就會加強戒備，這樣後面的人通過時便更加困難，因此，胡照春先把他們打發走了，他自己却故意留在後頭。

黑夜，被打得焦烏破爛的山頭鬼域似的，上面密布着敵人的哨兵。現在他們就要從這戒備森嚴的陣地上，尋找一條隙縫偷偷地爬回去。“一號”坑道距“上海”號坑道雖不到二百公尺，真象擋着一面頂天的山。

爬呀，爬呀，水壶在他的肋下发着碰撞的声音，胡照春用力按住它，叮嘱自己：要千万小心，这身边可有敌人噢！敌人疑神疑鬼，突然，照明弹亮了，接着象早就准备好了似的，机枪在四方乱打起来。曳光弹七上八下，照花了人眼。爬近“一号”坑道口的李郁文他们，乘机连滚带爬已进了坑道。

敌人好象懂得了一切，自从黄昏他们发现有三条人影跃出“一号”坑道以后，就恐惧的不住打枪，加紧封锁我们的坑道口，并设法切断这两条坑道之间的联系。现在他们又发现我们的人影，照明弹“呼呼”地一排接一排的向天上打，惨白的光将满山照得雪亮，机枪交織扫射着他们认为疑惑的那些目标。

胡照春被压在“一号”与“上海”号两地之间的山凹里，他伏在几具敌尸中间，把头埋在地下，纹丝不动。他担心着那两个战友，他俩是否脱离了危险区呢？我们坑道里的机枪虽也不断掩护，但因坑道口低，射界狭窄，压不住敌人的火力。

不能低头，死也不能低头！突然他又涌起一个新的念头：死？不能死！坑道里那末多同志等着我，他悄悄的把水壶都转到身下，紧紧的压住它。哼！那怕你在我身上打几个洞，也不能叫你把水壶打漏呀！

听声音有几个敌人走来了，之后他们又站在不远的地方，照准这堆乱尸放枪，子弹溅起的石渣，崩的胡照春脑袋上生疼，他也不敢扑一下。他手里握着一颗手雷，盘算：

“来吧，你再走近点就赏给你！”

胡照春十分沉着，一动未动。敌人又朝死尸堆狠狠地打了一阵枪，才放心的走了；不久，空中的照明弹也熄灭了。

胡照春高兴透顶，又一寸一寸的向前爬。离坑道口差不多只有二十公尺远了，眼看就脱离危险区了，真糟糕，他又被敌人发现了。这回不知为啥，那些野兽们没打枪，也没打照明弹，却狠狠地投来一枚手榴弹。登时，胡照春觉得身旁一震，肩上被重重地一砸，便昏过去了。

他醒来以后，看见左边的棉衣全被弹片扯碎了，露出大块棉花，上头浸着片片的鲜血，也许敌人以为他被炸死了。

胡照春眯缝着眼向前望去，那三个敌人仍警惕的蹲在一侧，好象这儿一旦有些响动，他们就立刻扑过来。胡照春望着眼前不远的“一号”坑道，他虽然看不清里面的战友，但是他听着坑道里发出的枪声，可以断定战友们在设法替他逐走周围的敌人，掩护他进入坑道。只是坑道口被炸起的土石埋得越来越小，不便发挥火力，怎么办呢？胡照春想：“你们千万可别出来哟，敌人的机枪对着你们哩！”

现在，不消灭蹲在前面的这三个敌人，是进不去坑道的。他虽然拿着一颗手雷，因身体负伤，投不到敌人跟前了。他盘算着，把敌人弄近一点，再打他们不好吗？对！就这样办。他用那只未伤的右手抓起一把碎土，朝敌人抛去。果然，三个敌人站起身，朝他扑来。胡照春用力侧起身来，半推半掬的将手雷掷出去。刹时，有两个敌人的身体被扯成碎块，飞上了天，那一个也早跑远了。胡照春趁着这遮眼的

烟幕，挣扎着进了“一号”坑道。

“连长，李郁文他们回来了吗？”胡照春见了连长劈头就问。

“小胡，你怎么搞的，叫你把人急死了！”李郁文搬开大家，连喊带叫的挤过来。

坑道里所有的战友，几乎都围过来欢迎他。自从接到教导员在“上海”号坑道通知胡照春他们回来的消息后，许多人便在坑道口张望着，及至李郁文和那个战士进了坑道，而胡照春被阻于坑道口外的時候，他們曾几次想出去抢救他，都被敌人的机枪打回来。营长过来了，亲自给他解下背来的二十二个水壶。连长扶着他叫卫生员上了药，那些因干渴晕倒过的人们也走来，不知怎样把感激、敬爱他的那颗心掏出来。

几天来，连长象个慈母一样，更加爱抚的关照着。关于他，连长知道得很多：天真，活泼，又聪明伶俐，一点就透。前几天刚上阵地，敌人一朝我打炮，他就瞪着眼珠地看，象里面有说不尽的希罕。一次，敌机向我投弹，别人急忙隐蔽了，他却兴奋地跑往坑道口。那天，他突然不见了，赶吃晚饭的时候，才兴冲冲的提着一支烟熏火燎的兔子走回来：“连长，这是我在阵地上找来的副食品，给你改善伙食的！”这下连长火了：“看起你来！打仗嘛，以后不准你随便出去！”胡照春对身旁的一切事物，都感到好奇，新鲜。他蹦蹦跳跳，象一头刚出世不久的驴驹。为此，连长在他身上感到一种特别的責任，經常以父亲般的慈爱教育他。他很听

話，連長不斷鼓勵他的進步，全連沒人不夸這個孩子。

連長從干糧袋里掏出餅干來給他吃，這是胡照春冒着危險給連長帶來解饑的。此刻，連長看着他大口大口的將餅干吞下去，喜愛地說：

“小鬼，營長表揚你啦！傷員們都感激你，要求帶傷保護坑道口。”

坑道里的情況改善了，每人都喝到了一點水。經過治療，胡照春的傷勢也見輕了。為了尽可能的滿足大家用水，每天夜里，他便帶着戰士們到“上海”號坑道弄些水來。有時，還將后面送來的吃食，給“上海”號的戰友們帶點去。

才短短幾天，胡照春儼然像個經驗豐富的老戰士了。他開始有了一點穩重老練的風度。在他的帶領下，背水的人都能十分巧妙的騙過嚴密警戒的敵人，往返於“一號”和“上海”號兩坑道之間的表面障地上。“一號”坑道里已充滿了活力，每天有幾十壺水供應着人們的需要。這几夜，胡照春一個人就背了一百二十多壺水。

二十九日晚上，他們連完成堅守“一號”坑道的任務，受命回二綫休整。部隊就要出發了，胡照春還低著頭擦衣角，很不願走，連長幾次催他，才懶懶地把槍挎上肩膀。路上他悄悄地問連長：

“連長，我這個青年團員算完成了任務嗎？”

“算，還不壞，黨沒白教育了你。”

运 輸 員

傅 長 礼

十四日，炮声一陣比一陣紧，上甘岭前綫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。

午后，运输連二排奉命往三营指揮所运送手榴彈，張全合协助排长帶領着二十几个战士出发了。

敌人封鎖我防綫縱深的炮彈，不間地在他們前进的道路上爆炸。石块、土团、树枝和草屑，随着炮彈的破片，落在田里、道旁和他們身边。

張全合背着沉重的箱子跑在前面領队，从一团一团的烟火里穿过去，一步不停地向前飞奔。彈藥箱虽然在背上沉重地撞击着，但他只是想着：快跑！快跑！早点把彈藥送到前面去！

突然，两架敌机从头上掠过，一轉头俯冲下来，打出几发火箭炮彈，还投下两枚炸彈。頓時，尘烟便将地面湮沒了。張全合知道这儿是通前沿的大道，是敌人炮火和飞机封鎖的重要目标，停在这里就容易遭到杀伤。他怕缺乏經驗的新战士臥倒，便极力搖着臂膀，招呼他們快跑。等敌机轉过头来再扫射时，他們已飞快地跑出了危險区。

傍晚，他們赶到了三营指揮所，排长却不幸在路上牺牲了。

營指揮所設在一個小而堅實的石洞里。從昏暗的燈光下，張全合看見營長正在和前沿打電話。從那斷續的對話和急躁的神情上，張全合感到前沿很緊張。營長打完電話，一轉身看見張全合就急促地問：

“送來什麼？”

“手榴彈。”

“手榴彈！好！來得正好！”營長緊皺的眉頭豁然地鬆開了，臉上閃出笑容。“前面正需要這傢伙……”

營長的話沒說完，臉上的笑容就消失了。他站起來揉搓着兩手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營的運輸員都送東西走了，真糟糕……”

張全合站在一旁接上了話：

“首長，還往前送嗎？讓我們去吧！”

營長定睛望了他一眼。此刻，他是多么需要這樣的人哪！但是，他知道張全合他們的任務只是將彈藥送到營指揮所，便一擺手：

“你們後面也許還有任務。”

“報告首長，一切為了前綫，這裡的任務更緊急，我們可以先去完成。”張全合說得非常肯定。

“不，你們不熟悉前面的道路……”

“報告首長，只要有人帶帶路，我們保證送到，請相信……”

營長沒等張全合說完，趕忙用手勢止住他的話。他知道這個全團聞名的模範運輸員是可以相信的。但是，他更清楚

戰場的情況：此地离前沿虽然只有一千五百公尺，但那是怎样的一千五百公尺啊！地貌改变了，道路消失了，弹坑一个挨一个，到处是燃着火焰的树木，到处是冒着浓烟的废墟，连空气都是熾人的，在每一平方尺的松土里，都可以檢出七、八十块可以致人于死的彈片；上次派十七个人往前送彈药，只有十个人到达了目的地，那簡直是从炮彈縫里挤过去的。此刻，要不是前沿部队急等着补充彈药进行反击，說什麼也不能派他們去。可是为了战斗……

“好，我派个人帶你們去！”

營長叫来了通訊員，又向張全合交代了情况、任务，然后将他們送到洞口。

夜幕虽已罩住山野，但炮火发射时一閃閃的紅光，却把天空涂得通紅。營長握着張全合的手，指着弥漫着烟火的前沿陣地說：

“張全合同志，相信你能胜利完成任务，可路上要小心！”

張全合应了声“是”，便帶領着運輸員們背着沉重的彈药箱，沿着蜿蜒的山脚，消失在漆黑的山野里。

夜半，天淅淅瀝瀝地落着雨。張全合他們又从前沿背着伤员返回营指揮所了。營長一看見他們就高兴地喊着：

“啊，你們回来了！前沿部队已經反击下×号陣地！知道嗎？就是用你們送去的手榴彈打下来的！”

“剛才我們听到手榴彈象炒豆子一样爆炸，就估計是我們举行反击。”



沙 兵 插画 3

听到胜利的消息，張全合和运输員們便忘記了緊張往返的疲劳和风吹雨淋后的寒冷，都兴奋地議論着。

营长趁他們被胜利鼓舞而高兴的时候又說：

“同志們，前綫有了新的伤员，免得他們受更大的痛苦，就得趁黑夜搶运下来。我知道你們很累，可是还得要你們再辛苦一下……”

“报告首长，我們可以馬上出发！”張全合又沒等营长說完就赶忙領受了任务。看他說話的神情，就象他一点都不累，就象他有着无穷的力气。

張全合并不是不知道累，也并不是有着无穷的力气，他只是以往經受过苦难的折磨，今天完全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